

城里的月光

贾新城 著



当你打开这部书的时候，呈现给你的人物、环境及故事情节，
都不是我编的，事已至此，他们确是已经存在于这个世界上了

群众出版社

城里的月光

贾新城 著

④ 群众出版社·北京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城里的月光/贾新城著. —北京: 群众出版社, 2017. 2

ISBN 978 - 7 - 5014 - 5638 - 3

I. ①城… II. ①贾… III. ①短篇小说—小说集—中国—当代

IV. ①I247. 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7) 第 029026 号

城里的月光

贾新城 著

出版发行: 群众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丰台区方庄芳星园三区 15 号楼

邮政编码: 100078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普瑞德印刷厂

版 次: 2017 年 3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7 年 3 月第 1 次

印 张: 7.75

开 本: 880 毫米 × 1230 毫米 1/32

字 数: 196 千字

书 号: ISBN 978 - 7 - 5014 - 5638 - 3

定 价: 30.00 元

网 址: www.qzCBS.com

电子邮箱: qzCBS@sohu.com

营销中心电话: 010 - 83903254

读者服务部电话 (门市): 010 - 83903257

警官读者俱乐部电话 (网购、邮购): 010 - 83903253

文艺分社电话: 010 - 83903973

本社图书出现印装质量问题, 由本社负责退换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自序

任何一部文学艺术作品，在我看来，似乎都不是创作出来的。就像我曾经在微信朋友圈里说过的那样，顶多算作发现。

一首音乐的诞生，我感觉应该是这样的：曲作者端坐在钢琴前或者拨弄他的吉他，这当口儿，一首曲子突然就跳进了他的脑海里，他就势记录下来。书画作品，更不消说了，我觉得就是书法家、画家往那张白纸前面一站，在他的眼中，那字那画已然跃然纸上了，他描下来便是了。诗歌、散文，你在下笔之前，那文字想必已经到了你的嘴边了，你会情不自禁地吟诵起来。而小说呢，写了这近十年，我甚至感觉它更是早就存在于这个世界上了，那人物就是活着的，那故事其实正在发生，某一天它突然跳进了你的脑海，展现在了你的眼前，你于是用文字把那影像抄录下来而已。

是不是这样呢？如果不是，为什么一首美妙的曲子会让你感觉是那样的浑然天成，错了一个音符就会感到不舒服？如果不是，为什么一幅绝妙的书法会让你感觉是那样的如行云流水，差了一个笔画就会让行家摇头不已？如果不是，为什么一首好诗会让人千古吟诵，为什么一篇好散文会让人潜然泪下，为什么一部好小说会让人掩卷深思？要我说，其

实它早就在那里，就看谁先发现它。

小说则更是奇妙。你写吧，写着写着你的人物就在你设定的环境里面活了起来。你任性地指挥他们做一些事情试试？他们会不听你的，他们会跟你抗议甚至背道而驰。他们有了自己的名字，有了自己的身份，有了自己的性格，有了自己的主意，他们到了一起就注定会有应该出现的结局（当然，是阶段性的）。说到名字，更有意思的是，你写了大半篇幅的时候，改改人名试试？反正至少我的经验是他们会不同意。那么好吧，你们来，我听你们的就是了。

说这些是什么意思呢？无非是想说，当你打开这部小说集的时候，呈现给你的人物、环境及故事情节，都不是我编的，事已至此，他们确是已经存在于这个世界上了。如果你真的有兴趣去面见他们，我甚至可以带你们去。更无非想说，你读过之后，感觉有些不妥之处，那也由不得我，死了的已经难以复生，被逮捕的只能等着法律的审判，升了官的就祝他仕途顺利，失恋的绝对无法撮合，误会消解了的就让他们幸福地过生活去吧。更更想说的是，就这么着吧，对付着看吧，你改变不了了，我也说了不算了。

以上有些说笑的意味，来点儿正经的吧。这是我的第一部小说集，收录了2007年以来在文学杂志上发表过的十五部短篇小说。如果非要自己评价一下的话，只有少数几篇还算满意。创作初衷肯定是好的，是想用自己设定的人物、环境和故事情节来反映我们现在所处的这样一个时代的特征，来书写苍天之下人们的命运，揭露人性的光辉及阴暗，以此呼唤正义和良知，追求自由与光明。但是，在文学素养和写作技巧层面，我毕竟还是一个蹒跚学步的幼儿，所以说，称这部集子为习作，是非常恰当的。

说到目的，打个比方的话，文学创作这种劳动像极了真正的生产劳动。那么这个出版集子的举动，一方面是对自己过去所耕耘收获的粮食

进行一次归仓，另一方面是鼓励自己无论面对什么样的风霜雪雨也坚决不能抛弃土地，再一方面就是渴望已劳有所成的前辈纠正一下我握锄头的手形，以便我把地种得更好。

最后，感谢曾经给我发表小说的编辑老师及刊物，感谢正在阅读本书的读者。

是为序。

2016 年 12 月

目 录

自 序	/ 1
无话可说	/ 1
跟 踪	/ 19
隔岸烟火	/ 32
城里的月光	/ 55
党员标兵厉德柱	/ 76
黑奥迪的心机	/ 97
动听的噪音	/ 108
有话好好说	/ 128
青石板上钉银钉	/ 149
查无此人	/ 166
灰乌鸦	/ 179
我的哥们儿吴亲	/ 193
回乡记	/ 210
这是啥地方	/ 222
车上有贼	/ 231
后 记	/ 238

无话可说

引子

三辆警车闪着红蓝相间的警灯，缓缓开走，慢慢地在我视线里消失，只留下满眼的一片旷野。我的目光定格在那条崎岖的土道上，逐渐有些模糊。捋了捋我的长发，冰凉。抓走吧，抓走吧，谁让你是一条漏网的鱼呢……

1

一场小清雪。

圆木堆失去了原来的酱紫色，代之以涩涩的灰白，在清晨不很耀眼的阳光照射下反射着星星的光亮。电锯厂房石棉棚顶灰蒙蒙地飘散着或雾或烟一样的东西。宿舍平房区还都紧闭着房门，静得让人心里直发紧。

这一冬，M县根本就没下过雪，我甚至萌发了马上叫醒大黑和小白，起床堆雪人、打雪仗的冲动，让他俩大声地喊一喊，笑一笑。

当然，这冲动马上就被自己打消了，这点儿雪哪够啊。

但我得叫醒老王，王三强，大黑和小白的父亲，我的老公，这家“富强”木材加工厂的厂长。虽然才八点多，但他今天有重要的事情。

“喂，”我接连地推搡着老王厚实的肩膀，隐约仍能闻到他张着的嘴巴里发出的酒气，“起来起来，喂，喂！”

“喂个屁啊，才几点哪？响了八嗖的。”他眼睛里带着血丝。

“晚倒是不晚，那你就接着怼你的猪头，反正又不是我妈过生日。”一转身我就走了，留下背后的他霍地起床、哗啦哗啦穿衣服。

他是个粗人，我可不是。我是正儿八经的大学毕业生。要不是十年前鬼使神差地来到这家木材加工厂当个什么破出纳，要不是更加鬼使神差地被他的外形硬朗、做事果断的男人味所迷惑，学历多他十年、年龄少他十岁的我，怎么也不会跟他睡在一张床上，给他生出这一男一女两个孩子的。

一出门，就看到小毕步履匆匆地赶来。

小毕叫毕锋，是半个多月以来我们厂打工的，据他自己讲，他是个大学漏子。因为家里困难，他放弃了继续补习考大学的念头和机会，跟他爹在家种了一年地，就跑出来了，说是非要混出个名堂来不可。而事实上，这年轻人还真不错。别看社会经验不足，除了身上时不常地冒出点儿傻气以外，对账目这东西很熟悉，为人处世也很会来事儿。他还能吃苦，不但帮我把账目弄得井井有条，一旦手头没啥事儿，就帮着做这做那，一看就是个干活的好手。不到二十天的工夫，不但老王和我特别喜欢他，厂里的男女老少都喜欢他。也真怪了，有几个平时对老王和我都爱搭不稀理的主儿，跟小毕都聊得火热。有好几次我都想赶紧给他介绍个对象，能永远把他拴在身边才好。

“姐，我王哥起来没呢？”远远地就是满脸的笑，黑黑的脸庞，牙显得白白的。

我拍了拍他壮实的肩膀：“你应该叫我嫂子，姐、姐的，你王哥吃醋。”

“我寻思着，叫姐亲，嘿嘿。”

“你找你王哥有事儿啊？”我回下头，示意他正穿衣服呢。

“今天老寿星过生日，我得帮他忙活忙活。”说着噌噌地就往屋里去，那步伐，跟当过兵似的。

这老王也真是的，老妈六十大寿的日子，自然有方方面面的事情要做，偏偏在昨晚喝那么多的酒。到时要摆十桌的酒席，那喜庆的大场面是不容许出现任何差错的。喝点儿酒就胡吹海侃的，这光荣历史、那传奇经历的，叫得大气磅礴的，还不就是为了在厂里这几十头烂蒜面前抬抬身价吗？要不是小毕及时地制止，说不定还会扯出什么里格棱呢。

这几天，一想啥事儿总会顺着思绪就想到小毕，想到他心里就一阵热。这是咋了呢？按理说，我可不是那种轻浮的人啊。

其实，这一点是完全可以否定的。我对他的喜欢，应该完全是那种

姐姐对弟弟的感情。好久没跟老王睡一起了，跟两个孩子滚在一张床上也习惯了。这一天到晚累死累活的，似乎也没了那个心情。自从老王发神经，非自己单独睡一个屋子不可，我也慢慢地变得淡定了。作为一个女人，有了这样一个不愁吃穿、不愁孩子的经济基础，还要啥呢？虽说老王是个粗人，但对我也算死心塌地。白天趁孩子不在扑到我身上时，那感觉里面绝对占着呢。

而小毕的出现，或多或少还是让我心神不宁起来。世界上毕竟还有更多优秀的男人啊。他会的多，老王那手机坏了，他拿过去摆弄了一会儿就好使了。他懂的也多，说话在理，几句话下来，就让你想把这几年的烦恼啊、不如意啊，都跟他倾诉一番才好。

我要是有这么个亲弟弟该有多好。

“你发啥呆呢？愣的呵的。”老王一直大嗓门儿，这一次却吓了我一跳。

一回头，见小毕钻进了驾驶室，发动着汽车。老王夹着厚厚的手包，打开了副驾驶的车门。

“啊，你俩要出去啊？”我捋了捋头发。

“俺俩进城买蛋糕、酒、鞭炮啥的。你赶紧招呼那帮老娘们儿切墩儿、剁肉，该过油的抓紧过油。那几个老爷们儿我都告诉过了，在大食堂里把桌椅都摆好，别等着人都来了没地方坐。”老王话一多嘴角就泛白沫，恶心。

正应着，他又开门下来：“你再打个电话催催李大师傅，咋到现在还不到呢？一个破厨子也摆上谱了还。瓜子、糖啥的，该摆上就摆上吧。”

“姐，我俩很快就回来。”小毕在车里笑呵呵的。

2

不足五十平方米的后厨仿佛成了菜市场：近三十个大盆错落地码放在地上、灶台上、桌子上，里面的菜啊肉啊的，盆盆堆成小山。十条三斤重的大鱼、十只肥胖的白条鸡擦着擦，瞪着死不瞑目的眼睛，看着有点儿刺眼。

妇女们谈笑风生。有的说着说着就去拧人家的脸，留下沾着污水的指印。有的说着说着起了色心，扑过去双手抓住人家的乳房不放，直到告饶为止。

“你们可真不嫌埋汰。”我过去抓起一把芹菜，刷刷地摘叶，“这么多桌的菜，能整完吧？”

“必须的，”张姐学着二人转演员的口吻，“这是你没见过这大场面哪。在俺们农村，家家红白喜事儿，都是俺们自己上手。别说十桌，就是放个三悠四悠、三十桌四十桌的，都没掉过链子。”

“你多能啊！”孙姐白了她一眼，“你啥场面没见过啊，杀人的、放火的、养活孩子的，还有……还进过人家洞房看过西洋景呢！”

“那是。”张姐在围裙上擦擦手，索性站了起来，“哎，你还别说，那新郎官儿，结实的身子骨儿，哎呀妈呀。”

“哈哈哈哈！”后厨里爆发出的哄堂笑声，似乎真的就能把房盖儿顶起来。

“哎，你还别说，”张姐意犹未尽，“那新郎官儿，跟咱们厂的一个老像了！你们猜是谁？”

孙姐瞟了我一眼，马上接过来：“不是咱们王老板吧？”

“笨样儿吧。像小毕！老板的身子骨俺哪能看到过呀？”张姐边说边防备着我，好像我能把旁边那一筐鸡蛋都砸她身上似的。

“有点儿过啊，你们。”我头也没抬，“要看，你们回家看去。”

“老板娘，你还别说，她真看过小毕的！”

“你不白话能憋死不？”张姐用手里的柿子去塞孙姐的嘴。

“不是，说真格的。”孙姐一把挡开她的手，“要不说俺就是稀罕小毕呢，那真叫坐怀不乱呢！老张你有能耐别动粗，俺说的是实情不？让你自己说。”

张姐一白愣眼睛：“你滚一边拉去，俺那是误打误撞。今天还真说点儿掏心窝子的话，俺那不是喝了酒了吗？寻思着这小毕平时挺能安慰人的，就找他唠两句嗑儿。谁还没有个窝心闹肝的事儿啊？”

“完了你看人家脱了，就偎扯上去了，对不？”孙姐用胳膊提前防备着。

我半张着嘴惊讶地看着张姐。她扁着嘴，晃着脑袋说：“是，我操，我就偎扯上去了，咋地吧？丢人就丢人了，我一个寡妇失业的，我愿意！”

“后来呢？”我问。

“老张我就佩服你这一点，”孙姐接过话，“这叫敢作敢当，爷们儿性格。要说小毕……咱就说老张，虽然岁数比他大，那也不过是刚过四十，说实在的，就往谁身上偎，谁也不能一点儿心也不动吧？这一天到晚干活，干巴的。人家小毕不但没占这个便宜，还跟老张唠了俩小时嗑儿。对不，老张？”

张姐平静地说：“要说这个，还真是。跟俺家那个不要脸的离了以后，俺真想破罐子破摔了都，啥跟啥呀，就那么回事儿吧。一想到他跟那个小妖精在一起，我就想整把刀，回老家捅了他，同归于尽得了。小毕你别看他岁数小，讲道理头头是道，给我讲了老鼻子什么家破人亡的

事儿呢。让他那么一比，我在这个世上还不是最惨的。你说，人死了不就啥也没有了吗？多少进监狱的，想像咱一样自由还都没了呢。留着青山在，不怕没柴烧，你听人家说得真好。”

“嗯，他人真不错。”我用力扯了一把芹菜叶。

“老板娘，他是咋进咱厂的呢？”孙姐嘎巴一口，咬了小半截黄瓜。

张姐说：“不是你家亲戚吧？看你们处得跟亲戚似的。”

“不是，”我说，“他就是一个人摸上门来的。把自己的情况一说，就是想在咱们这儿锻炼锻炼，也不图挣多少，就是看好了咱这个集体的环境，学点儿东西，以后好自己出去闯。当时，我看他人特别诚实，这一留，还真不错。”

“像他这样勤快又懂事儿的年轻人，真不多了。”

“老张说得对，”孙姐干脆把剩下的黄瓜一股脑儿塞到嘴里，嘴巴撑得圆圆的，“老板娘，你可不能放了他啊，咋也得留在咱这疙瘩。”

“呵呵，那可不是咱说了算的。留，得是人家愿意留。去，得随人家去。咱这地方，能留下人家吗？”

半天不言语的刘婶插话说：“我看八成是留不住啊！我还说啊，我咋看着他有点儿不太对劲儿呢？也不知道是哪儿，反正就是感觉有点儿不太对劲儿。”

“得得得，老刘太太，你老眼昏花的，瞎掺和啥呀。你不是又想提你那个收养逃犯的故事了吧？陈芝麻烂谷子的，你要说小毕是逃犯，我看你还有点儿像呢！”张姐摇晃着脑袋，撇着嘴。

“谁说他是逃犯了！你真能瞎联系。我就是说，感觉他不太像正常来找工作的人。你说，这么精这么灵的一个人，还能找不到工作，还非得上咱这个兔子不拉屎的地方来？”刘婶说一句，寻思一下，寻思一下，说一句。

“你看你说的，还兔子不拉屎！你埋汰咱厂子呢？离城里是不近

乎，那也不能说成什么什么偏僻山沟了啊？”

张姐一拍孙姐的肩膀：“我同意小孙的话，我觉得咱这个厂子虽然偏了点儿，但效益好，咱们能挣钱，比啥都强。现在啊，城里边满大街都是大学生，知道不？都可精可灵了，你还别说，还就是找不到工作，咋的吧？”

“一个一个的，小嘴叭叭的，赶紧干你们的活得了。害人之心不可有，防人之心不可无，懂不？你们啥前儿在我面前，都是小丫头片子，知道不？”

“刘婶你也言重了，”我说，“现在的人，是好是坏谁也看不到心里去，可也不至于草木皆兵呀。”

“说得对，要不说还是老板娘有学问。”张姐站起来，端起一盆菜准备去洗，路过刘婶身边时，故意停下来，“要像您老那么说啊，真是大夏天草木都结冰了！”

我没心情笑，倒是偷看了一眼张姐的身材，还真像孙姐说的，她其实还风韵犹存的。

3

大黑和小白来找我，说是奶奶要找爸爸。大黑说，奶奶好像有点儿不高兴。小白说，好像是不喜欢穿红衣裳。

老太太果然有点儿不高兴，问清老王的去向，就嘟嘟囔囔地埋怨上了。老太太说，过了一辈子生日了，一家几口坐一起吃顿饭，吃碗面条就得了，摆哪门子酒席啊，摆个什么劲儿啊。我跟她说，老王也是觉得今年挣着钱了，趁着员工还没放假，找几个平时有联络的客户，找几个

领导，借着给老妈过六十大寿，也感谢感谢大家。买卖还得做，人情也是不能少的。

“我都嘱咐他一百回了，这么多年。啥事儿都不能整大发了，这枪打出头鸟，林子大了招风，先胖的猪先宰……那啥，他这辈子就没听过我的，挣两个破钱儿，就不知道咋嘚瑟好了。摆个什么劲儿啊？”

“妈，您说得都对，还一套一套的。老王这么多年也不容易，当初带着您，来到这个人生地不熟的地方，兜里揣那点儿钱，不是吃饭都成问题吗？现在混出点儿样儿了，也尽尽孝心，行啊。”

“屁！”老太太颤颤巍巍地点着烟袋锅，吧嗒抽一口，“他就是不听话，早听我的话，他早混出样儿了。他爹死得就是早，他爹那可是……”

“民兵连长，我知道，妈。”

“你知道，你知道！……混出样来咋的？混出样来就穷装愣冲啊？他早就忘了……”老太太突然止住话题，咳了两下，“我跟他说了上百回了，不要什么人都往身边招。这福啊，是修来的。这祸啊，是招来的。让他招吧，招吧，早晚招来事儿不治。”

“能招啥事儿呀，”我给她拍打着后背，“人家来，喝了酒，祝了寿，就都散了，又不在你家住。你看你说的，好像人家都是来惹祸的似的。关系不好，你求人家来，人家还不来呢。”

“不光是办席，平时就不能什么人都招！老年人讲阴阳，我现在就看他身上阴气太重。身边有些人能沾，有些人就不能沾，我看他现在什么人都沾，没好嘚瑟。”

“您不是说那个小毕吧？我听您的话音儿，好像绕着弯儿就说他。”

“哦？你也怀疑他啦？我一看着他，就瘁得慌。”

“我可没怀疑人家。你呀，跟那个刘婶一样，都是老糊涂了。你们就是好坏不分。”

“我看你才是好坏不分，我看谁都不靠谱。还有这个，”老太太把

那个老王给买的红唐装扯过来，“你瞧瞧，我都土埋半截儿的人了，咋还让我穿红挂绿的呢？我看就是没好嘁瑟。”

“啥玩意儿没好嘁瑟啊？让你穿你就穿上得了，一天到晚嘟囔个啥劲儿呢？”老王推门进来。

小毕随后进来，双手端着个直径一米左右的大蛋糕。

小毕把蛋糕轻轻放在靠边站上，转过头一笑：“大娘，您可能不知道，这叫唐装，是咱老祖宗的传统。在城里啊，老太太们逢年过节、生辰大寿都穿，多喜庆啊。我王哥那可是跑了四家商店才挑好的这一件，这孝心，无价啊。您穿上它，肯定能长命百岁啊！”

“不跟她磨叽，”老王扯着小毕往外走，“这一天，正事儿干不了，净跟着瞎捣乱。”

等到两个人走远了，老太太指着门外说：“我净跟着瞎捣乱，也不谁，啥事儿都领着他，啥事儿都领着他，到时候沾了包儿，可别怪我没给你们提这个醒儿。”

我一笑，不容分说，三下五除二就把唐装给老太太穿上了。

4

人陆陆续续地到了，大食堂里略显人声鼎沸。

M县的这个小镇不过几千户人家，还不及城里一个住宅小区的人口多。除了平平淡淡生活的人，稍微有头有脸的，彼此都挺熟悉。随着买卖的不断兴隆，以前极其不爱交往的老王也逐渐扩大了自己的交往圈子。用他的话说，买卖大了，养活这一帮人，方方面面都得照顾到，多一个朋友多一条路。